

老屋情怀

□陈松士

离开家乡已有40余年，父母都不在了，唯有家乡老屋一直是我心中的记挂。说是一种责任，也可说是老屋情怀；说是一种负担，也可说是“留住了根”。



一

家乡老屋是我30岁那年父母分给我的，两间面积大概100平方米。一间面积较大的做厨房和客厅，一间面积较小的做卧室，是农村典型的平房结构。

老屋造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坡上，从侧面看过去，几乎有半屋藏在山中。院子很小，底下是石块砌上来的，只可供一个人打太极拳。

造这两间平房很不容易。要想从山坡上挖出100多平方米的地基，挖土、撬石，没有一点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，很难。那时，我们父子齐动手，利用业余时间挖土。有时，我们在生产队劳动已经很累，放工回家后还要挑土、挖石，有点精疲力尽。这样，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把100多平方米的地基挖出来。有了地基就要准备造屋材料。那个时代，物资匮乏，木材尤为紧张。其中大的一间只能以毛竹代梁、小竹代椽，拼拼凑凑才把两间平房造起来。

这两间平屋，虽然材料质量很差，但地理位置很好。方向朝南偏东，光照充足，冬暖夏凉，作为住宅很是适宜。加上地势较高，前面没有遮拦，放眼望去，田野、公路、小河、机场，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。

屋的左边芦苇萋萋，右边是棵合抱的大樟树，树冠已高过屋顶。屋后树从茂盛，还有一片小竹林，层叠得苍翠嫩绿，整个平房似乎在绿色包围之中。

我们兄弟三人，我是老大，老大优先，父母就把这两间平房分给我了。以前我与父母挤在一起，结婚八年没有分家。现在有了自己的家，独立了，一下子感觉责任大了，有了家的担当，人也成熟了许多，过起了小家庭生活。

二

时光荏苒，一晃几年过去了。由于工作调动，我举家迁往县城，房屋空出来了。我对父亲说，你们不要和小弟挤在一起了，屋空着也是空着，你们去住吧。

几年来，两间平房一直由父母住着。有时我回家看望父母，也看看自己曾经住过的老屋。环顾四周，父亲打理得清清爽爽，干净整洁。他还在旁边整理出一小块地，种上蔬菜。几只母鸡在屋旁啄食，看上去颇有点田园风光。

母亲见游子归来，亲热无比。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端上来，招呼我吃下。我要离开时，母亲站在院子里依依不舍；父亲总是要送我到路口，并轻轻叮嘱“要多来看看”。他站在路口，望着儿子远去。

悠悠岁月，时光无情，二老都走了，房子空了。于是乎，老屋就像孤寂的老人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，没人照顾，没人打

理。那时候，我们都很忙，无暇顾及，任凭它空着关着，偶尔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看一下。那种田园风光的感觉没有了，二老的亲切面容也不见了。四周已是杂草丛生，一片萧条。打开门，闻到的是一股霉变的气味，屋角已挂满了蛛网。目睹荒凉的老屋，一种惆怅感涌上心头。有道是：

残门锈锁久不开，灰砖小径覆青苔。
无名枯草侵满院，房梁蛛网挂寒秋。
忽忆当年高堂在，一股心酸入喉来。
恍觉如今影形只，老屋无人诉情怀。

三

最后一次去看，由于一年四季不开门、不通风，长期关着，毛竹的檩条、小竹的椽子经不起霉蚀，都断了，较大的一间几乎坍塌了。老屋变成荒野中的一处破屋，不堪一看。

看着老屋破败的惨象，心有感慨。老屋曾经为你遮风挡雨，是一个温馨的家；也曾经有过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，体验小家庭的幸福。如今荒草满院，破败不堪，像一个伤残的老人被遗弃在那里，记录着岁月无情。

老屋任凭它坍塌呢？还是将它修好？修与不修，一直在我心中徘徊。不修吧，这意味着放弃老父亲辛辛苦苦造起来的老屋，它将成为一堆乱石。修吧，花钱是小事，以后打理怎么办？选择在两难之间。问搞建筑的朋友，建议要修。“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故居岂能放弃？老屋是根，留住了老屋，留住了根，同时也留住乡情。”问问外地工作的儿子，也赞成修，老屋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，有他童年的记忆，以后回乡故地重游也会有个美好的回忆。

我静静想来，老屋来之不易，确实不能放弃。最后花了4万余元把老屋修建一新。

老屋修好了，留住了乡情，留住了根，也留下了对老屋的牵挂。隔个十天或半月，妻子就开始絮叨，催我到老家开门通风。要去的这一天，我必是早早起床赶上公交车早班。去了最起码花大半天打理，开门、通风、挖沟、拔草，扫帚、锄头、镰刀一应俱全。

到老屋去，有时候也很开心。我们到时，总有邻居来热情招呼，诉说旧情，并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吃中饭。回来时，邻居们有的拿来几根萝卜，有的送上几根番薯，有的给你一捆蔬菜，总能装上一大袋带回家。这就是故乡的情。

老屋承载着岁月，记录着一方人的生活、一方人的牵挂，伴随着雨露、清风、阳光、明月、田野、小路，从新到旧，到老到破，一砖一瓦，无不叙述着人生的故事。

老屋在，乡情在，根在，牵挂在，留住它，就留住了一生的回忆。

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花

□蒋杰

自从妻子喜欢上了拍花，我们就成了满城追花的人。从城东跑到城西，从市区跑到乡间田野，总之，哪里有花就往哪里去，花指引着我们追逐的方向。这几年，我们去过白云禅寺看蔷薇，去横溪月官山看粉黛乱子草，去保国寺看梅花，去日湖看荷花……最有趣的一次，是跑到东钱湖寻找曼珠沙华。我们沿着公路找了老半天都没找到，后来在一位当地人的指引下，钻到农田里，终于发现大片大片的曼珠沙华。

最远的当属有一年秋天，打“飞的”去开封赏菊，和好友一道，特种兵式打卡开封，好不惬意。

追花的乐趣在找花的过程，也在识花的过程。山野广阔，那么多的花花草草，能看一眼就报出名字的，也就百十种，剩下的就需要去进一步研究。遇到不认识的花，妻子会看它的叶子、花瓣、花蕊，是草本还是木本、乔木还是灌木，然后一步步考证，最终确定它的名字和种属。犹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四明山上看到金缕梅，被它满树灿若云霞、翩翩起舞的花惊艳到了，拍了不少漂亮照片，回到家慢慢比对，才弄明白它的名字——金缕梅，多么形象又充满诗意的名字啊。

跟妻子一起追花，让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，比如樱花的花瓣尖端有一个V形缺口，所谓“樱花缺”，这也是樱花区别于其他花的重要特征之一。比如，茶梅和茶花都是属于山茶属科，看上去很像，但实际上茶梅是灌木，茶花是小乔木。更有趣的是，茶花凋谢的时候是整朵败落，茶梅是一瓣一瓣的。

追花，因为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妻子会告诉我，辛夷就是紫玉兰，“辛”指其味，“夷”是花蕾初生时的嫩芽——萼。关于辛夷这个名字，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：古代一名姓秦的举人因鼻病在夷人居住地遇见一位老人，老人用辛夷花治好了他的鼻病，举人便将此药命名为“辛夷花”。还有紫薇，汪曾祺说宋朝人把紫薇叫“不耐痒树”，现在很多地方叫它“怕痒痒树”或“痒痒树”，因为“爪其本则枝叶俱动”。甬城很多地方把紫薇当做行道树，我也曾用手挠它，却不见“枝叶俱动”。奇怪，难道我挠的地方不对、力度不够？

追花的时间长了，妻子的脑海中便有了一张“花地图”：什么时间开什么花，在哪里去追花，她记得清清楚楚，生怕错过每一朵花的绽放。有时候花盛开时正好赶上雨天，妻子会看着窗外一遍一遍叹息，花开有时，不知一场雨淋落了多少花。

追花，追的是幸福。花开得刚刚好，而我刚好看到。你去，或者不去，花都在那里，静静地盛开，默默地等待。和爱的人一起去追花，寻找开得最美的花朵，爱情也会开出幸福花。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懈追花的意义所在。